

滑过蓝色冰面 我在冬奥会开幕式上过年

□ 肖遥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大年初四。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和未来冰球队的队友一起,身着色彩绚丽的表演服,在蓝色的冰面上滑过,与影像冰球击打互动。在冰球撞击之后,冰立方渐渐碎裂,被冰雪雕刻的奥运五环破冰而出。随后,中国大门打开,拉开了各国运动员入场的序幕。

当奥运五环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感慨万千。我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学院冰球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今年有幸成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一名轮滑演员。对此,我和小伙伴们都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也希望为全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我一直保持着密集的训练节奏,有时甚至是一天三

练,早上9点到12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晚上7点到10点。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留在学校过年。其实,今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过春节。除夕,学校为所有涉奥留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准备了年夜饭,并精心设置了游戏和抽奖环节,所有人都开开心心,互相交流,把训练中的苦和面对开幕式的紧张感暂时忘却。在抽奖环节,我还打破了好多年与奖品绝缘体质,幸运地抽到了一支口红。

通过这些有趣的互动环节,使我们对学校320人、12个项目的演员大团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交流,更是感受到了北体像家一样的温暖。看着食堂墙上贴满的各种红色装饰,桌上摆好的各类饮料小吃,听着充满礼堂的欢声笑语,我感受到的是一

种其乐融融、充满年味的喜庆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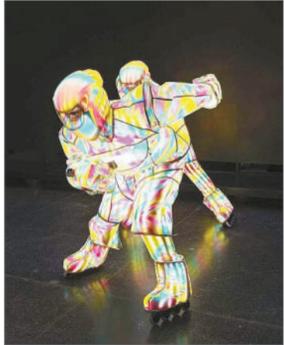
当天晚上,学院又邀请我们在会议室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跨年。为了给我们营造一种在家过年的感觉,学院的老师花了一整个下午布置会场,有些老师陪我们过年,自己都没有回家陪家人。一推开门,桌上摆满了院领导从国家队训练基地带来的饺子、猪蹄、鸡肉等家常菜,砂糖橘、瓜子等小零食。我们在会议室里聊天、录小视频,到了晚上8点钟还准时一起观看春晚节目。这些过年的仪式感,让我感到轻松和惬意,也减缓了不少我对家人的思念。

10、9……3、2、1,新年快乐!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们在会议室里互相拥抱,互相击掌。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很荣幸能成为中国冰上运动学院的一分子。这里真的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其实,我们学院非常年轻,2020年才正式成立,目标是贯通化培养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冰上运动项目的相关专业人才,探索冰上运动项目人才培养新模式。如今,我们有人参与奥运会开闭幕式,有人进入国家队备战,也有人成为志愿者,共同为国家的冰雪事业发展作出努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感到自豪和骄傲。

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们,我的内心也涌起一股暖流。以前,他们可能只是校园里的普通同学,而经过这次集中训练,我们仿佛成为从一个战壕里走出来的战友,可以把后背交给彼此的那种。未来,他们可能会成为我一生的伙伴。

当天回到寝室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还和家人通了电话,体验了一把云团聚。虽有不能回家团聚的遗憾,但家里人



未来冰球队 演员肖遥和队友身着表演服训练。

还是很理解我,并且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爸爸妈妈和亲友们更是不断地给我加油,询问我的训练和生活情况。最有趣的是,在视频里我给弟弟展示了要送给他的冰墩墩。他开心激动的模样,把我训练时的艰苦和劳累一扫而光。

说得一家话 两岸是一家

□ 秉喆

方家胡同,曾是我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的胡同很多,名字也不是很好记,但我阿嬷恰好姓方,因此我第一次去就觉得这是一条亲切的小巷。胡同里有一家依托老屋而设、占地两层的咖啡厅,规模不很大,但在北京的胡同里也算不上小。这家名叫“双城”的咖啡厅,既是我反复到访这条胡同的主要原因,也是许多像我一样在北京念书的台湾学生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的心灵寄托。

所谓“双城”,指的分别是台北和北京,两位老板阿哲和叶子各自在台北经营过餐馆与书店,又在种种因缘际会之下,共同在彼处的小胡同里开起了这家咖啡厅。在学长的介绍下,我逐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在北京的据点,每每一进店门,便似乎有一股来自小岛的清风扑面而来。

店里布置了许多绿植,当然都是适合北方气候的品种,掩映起来却颇有几分南国风情。从前台到墙角,各处散落的书籍、张贴的海报,也都让人依稀“梦回台湾”之感。唯一能让人清晰认出这里是北京,就是店内客人聊天时脱口而出的京腔。有闲暇时,我不仅会来坐坐顺便与老板闲聊,也常常呼朋引类,带着在北京认识的大陆朋友来这里“打卡”。在店里,两座城市仿佛真的超越了空间的距离,在一方斗室交汇合一。

有时,看到老板和大陆朋友相谈甚欢,不禁要替他们开心。当初选择到北京念书,身边不乏有人觉得这是“冒险”,而我正是因为坚信交流与理解对两岸同胞的重要意义,才作出了这个无悔的选择。初来乍到,不论是干燥的空气、宽阔的街道、还是满望去让人有些头昏的简体字,我都很不适应。可是,在北京待得愈久,我愈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以及两岸同胞之间斩不断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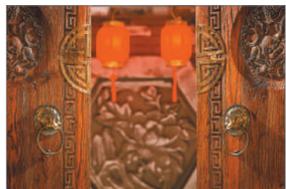
之所以会在年关里想起双城,是因为我曾在这里度过一个特别的春节。2019年,我原本想要飞回台北过年,但那段时间手上正好有个要参赛的项目,处在最后的攻关阶段,必须和同学合作完成,于是大家都留在学校,一边完成项目一边过年。除夕那天,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了饺子,却总觉得没什么过年的气氛,突然想起,双城咖啡厅会在春节假期举办“回家”主题的电影放映会,于是约好了回去。

到店之前,我本以为春节期间不会有几个人跟我们一样“无家可归”,没想到却在这里遇到许多留在北京过年的人,甚至还有好几个台湾人。看完电影,大家很快聊了起来。原来,大陆“北漂”与台湾“北漂”的心境也没什么不同。对华人而言,春节是和家人团聚的时节,但世上有太多无法预测的事,时常难以“团圆”。因而,在那个难忘的春节里,来自两岸的人像家人一样毫无距离地交流,更显得难能可贵。

很多时候,台湾朋友对大陆的误解、大陆朋友对台湾的误解,都是基于“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让双方有机会面对面、以真心换真心地交流,同样讲着中国话的我们,没有理由讲不到一起。大陆有句俗语,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想:不论有多少令人遗憾的现实因素,只要能够聊得起来,两岸便依然是一家。

遗憾的是,2020年11月,双城咖啡厅宣告停业。我听朋友说,疫情给咖啡厅的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两位老板因各种变故关店。想起往事,我都会不胜唏嘘,那个春节的情景,也会回荡起。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店,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我相信,曾经在方家胡同发生过的交流不会没有意义,在两岸之间促成交流、播撒信赖的精神,也一定会在别处得到传承。今天,我已和北京作别将近半年,时常怀念北京的檐角与飞燕,更怀念北京的好友和恩师。今年春节,我与家人共度,不必承受孤寂,我也希望,两岸同胞能跨越重重阻隔,在心心相照之中共同体会“年”的团圆。



视觉中国供图

团圆就是无论走得有多远都有人牵挂

□ 南木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摇头晃脑学唐诗的年纪,很多中国孩子都背过这首王安石的《元日》。如果放在语文考试上,多半要问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正确答案是: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新春的期待,对新生事物的向往。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对“贴桃符”这样的风俗已浑然陌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每每读到这首诗,远离故乡和亲人的难免产生惻惻然的小情绪。

中国人对团圆的期盼亘古常在。乡愁如烟,不绝如缕,对团圆的渴望,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底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即便垂垂老矣,当年一起玩闹的小伙伴,如交臂零落,还是要骑驴还乡,摸一摸母亲当年手植的大柳树,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再旁敲侧击地托人打探曾经暗恋的她,如今是否安好。

我们这代人的团圆记忆,可能还是要从舌尖上说起。年少时,奶奶、外婆身体尚好,上门拜年时,隔代亲的祖辈总会拿出最好吃的食品塞给孙辈。如果给父母发现了,难免招来一阵嗔怪。大家族热闹热闹吃一顿团圆饭,哪怕平日里有再多的恩怨,也在谈笑间搁置一旁。对成年人来说,这是一年里最放松的时候,在我

们孩提时代的印象里,这也是少数几个真正当“小皇帝”的时候。

团圆之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如此高的比重,就在于它是真诚的、毫无心理包袱的。心意相通、情投意合的团圆令人回味无穷,而碍于人情世故的团圆则带来疲惫与戾气。说得直白一些,后者根本不是团圆,而是一种“打卡式”见面。

过年期间,网络上的一则短视频,就抓住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拜年的人情往来,总是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战”,送礼和受礼的一方推推搡搡,最后变成了激烈争吵,而对于要不要一起吃饭的问题,主人和客人也有着各自的小心思。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看着长辈几个回合的“较量”,面露尴尬又无可奈何,而这也是他们对过年心里有些发怵的原因。

随着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有人坚持家族情感的拢聚,也有人享受自在的小家庭生活,对团圆有着不同理解。在很多年轻人对大家庭式的团圆日益“无感”的同时,也有承袭家族传统,主动挑起家族责任的新一代。不同的生活方式应当得到尊重,不同的价值理念应该被包容而不是动辄强加。

在我的朋友圈里,也不乏对团圆文化感受强烈的年轻朋友。他们过年回老家不仅会看望父母长辈,热情参加祭祖等传统活动,也会对族谱、宗祠等家族文化遗产产生浓厚兴趣。实

际上,在外打拼的他们早就脱离了家族的圈子,也并不奢求家族的庇佑,吸引他们热情参与家族活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使命感和皈依感。

那位族谱上时空远隔的高祖,曾经入朝为官,却为固守清流而辞官退隐;那位苦心经营一辈子“国货”的民族企业家,面对历史大潮散尽千金无怨无悔;还有一位在普通公职岗位辛劳的长辈,也许一生中绝大多数时刻碌碌无为,却在关键时刻参与了历史进程。作为平凡人的我们,看到家族历史的斑驳印记,不仅感受到先人与自己的血脉相连,也从这种文化团圆中感到激励和鼓舞。

对于久居城市、远离故土的年轻人,作为生活方式的团圆则远离血缘羁绊。就地过年,与同学朋友相聚,组成小家庭的年轻人夫妻携手出游,才是这代人更熟悉也更感亲切的团圆。一位圈里的“文艺领袖”,每逢节假日就在网上组织朋友,共读一本艰涩的“大部头”文学名著,随时交流感想、互相解答阅读中产生的疑惑,这未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团圆。

团圆不仅有代际差异,也表现为个性化的价值选择。有人“走遍四海,走不出家乡的那口井”,有人“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团圆的面貌千差万别,期待被认同的心理始终如一。我们对团圆抱有执念,也是因为始终相信,无论自己爬得多慢、走得有多远,总有家人在牵挂着自己。

和老妈度过异乡的第一个春节 想你了,爸

□ 默城

去年5月,我第一次带我老婆回山东老家。那时候我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回快乐星球了!没想到,几个月后,我恍然认识到,那个快乐星球我也回不去了。”

之后的7月,我爸突发疾病去世了。这是2021年我最大的痛,也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遗憾。之后的几个月,我和我妈都很难走出来,即便分隔两地,在视频通话中,也相看泪眼,无语凝噎。无数的夜晚,回忆起曾经的美好,越发付出当下的孤独与悲寂,刺骨般的疼痛,让我彻夜难眠。

在2021年最后一天的总结中,我写下这样一句话:“2021让我心如刀割,现在只想把2021丢进垃圾桶里去!余生,我不想再经历一个2021!”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在我爸去世百天之后,我把我妈接到了杭州去过生活。表面上是为了让她更好走出来,给她更好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为了填补我内心的空洞,相互鼓励和支持,用力量支撑起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不仅要努力且勇敢地继续活下去,还要带着老妈笑着生活。

命运这只大手推动着,稀里糊涂地,疫情来了杭州。我,我妈,加上我老婆,就留杭过年了,我们成了反向过年大军中的一员。这也是我们三个人,在杭州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正所谓人活一口气,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积极点,心不死。在杭州的第一个春节,要过得好、过得精彩,留下幸福的记忆。

今年春节虽然没有老家的烟火如炬、串门亲朋,没有一家人的幸福团圆,没有热腾腾的北方饺子,但春节期间,慢下来的杭州,没有喧嚣,只有恬静,也让我们的内心多了一份安宁。这提醒和敦促我们:趁着城市停下来,好好享受生活吧。

腊月二十九,我们三个人去超市买年货,看着人潮涌动,心中多了一份惬意,恰好路边看到有卖春节装饰品的,

就买了几个,为生活增添点仪式感。除夕,我去拿了写着“新年快乐”的蛋糕,年夜饭老妈做了十菜一汤,有她拿手的炸肉、羊肉汤、鱼,有朋友送来的酱鸭,也有我们合力完成的排骨和鸡翅,还有老婆喜欢的炸春卷、酱牛肉以及大虾。

之后的几天,我们去看了4场春节档电影,最喜欢的还是张艺谋的《狙击手》;我们去吃烤肉、猪肚鸡、还有西湖边的自助餐厅,能一览西湖景色的那种。

来杭8年,第一次看到西湖的雪,大雪飘扬的夜晚,我们就在西湖边。在西湖路灯下,老妈成了老婆的模特,我们拍了极具时尚感的大片,唯美又浪漫,仿佛上天都在给我们的春节增添一抹“诗意”。

我们还一起爬了西湖边的宝石山,一起看春晚,看冬奥会开幕式,冬奥会中国队获得首金的时候,老妈也非常高兴,看着她的笑容,我心底泛起涟漪,感到特别“安心”。

今年春节,对于我们三个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春节。我和老婆一直陪

在老妈身边,我老婆也是一个乐观派、开心果,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逗她开心。婆媳关系千古难题,在她这儿,好像迎刃而解。在老妈实在忍不住哭泣时,给她一个拥抱,用其他事情转移她的注意力,或许是我们夫妻俩能尽的无奈且唯一的“孝”了。

在年夜饭上,我说道:“希望老妈能陪我们在杭州,再过二十个、三十个甚至四十个这样的开心春节。这或许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春节前夕,表哥在亲戚群里问,你们回家过年吗?小姨还有我们都说不回去了,然后表哥说,大家都好好发展吧,不过亲情就这么慢慢被时间冲淡了,幸亏我留在老家了,身边到处都是认识的同学朋友。小姨则说,不管多远,家人永远是家人。

最后我说道:“在哪里都挺好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经过在杭州的第一个春节,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触。只有笑着生活,此心便安,吾乡永存,老爸你在天上要好好的,我们在人间,也会好好的。我会努力笑着生活的,想你了,爸。”



视觉中国供图